

由陸總到警總

劉玉章原著

摘錄自戎馬五十年

編者謹按：前警備總司令劉玉章將軍不幸於本年四月逝世，朝野同深悼惜，本誌先後收到王潔將軍、魏汝霖將軍、徐哲甫將軍等大作，除在本期隆重推出外，特摘錄劉玉章將軍手著「戎馬五十年」中，自陸總到警總一章以悼念這位在國民革命戰史上燦爛的人物。劉將軍在軍功協建一節中憶述他對王潔副總司令的一次「突襲投命」經過，細讀全文可知劉將軍知人之明與馭下之嚴，令人無限崇佩。

調陸軍副總司令

我離金門後，奉調任為陸軍副總司令，助總

司令彭孟緝將軍，處理情報作戰業務。記得在八二三金門砲戰之前，曾在戰情中心會報時問我：「依你判斷，匪會不會向我金門外島進犯？其進犯目標將選定金門，抑或馬祖？」我答：「綜合最近情報，匪進犯的企圖已甚明顯，而其攻擊目標，以指向於金門的公算為多，馬祖的可能性較

少。理由是：匪渡海工具不足，海空較我劣勢（指當時狀況），缺乏掩護，航程不能太遠。金門三面環敵，隔海相望，（平均距離只四千公尺），匪砲火容易支援。第一波登陸後，船隻回航，可連續作第二波、第三波之輸送，馬祖情形則不同，距大陸最近之高登，亦達一萬公尺。其船團在閩江口集結，以至發航行動之間，我空海軍即可予以有效的猛烈攻擊。而況環島多為懸崖峭壁，良好之登陸點不多，自當易守而難攻也。」總司令似表同意而不盡同意，他補充說明他的看法是，匪進犯金門，對臺灣的威脅緩，政治意義小，進犯馬祖，則對臺灣威脅快，政治意義大，但匪攻擊馬祖之先，為着聲東擊西。在金門亦必有為「伴動」，諒亦意中事也。

三天之後，八二三砲戰爆發了。「狂風暴雨」，「天崩地裂」，遠甚於九三砲戰，中外戰史上，亦殊少此例。某日，總司令曾自謙的向我說：「有關匪犯金馬的判斷，還是你的對了」，我想這不過是一時之見仁見智的不同而已，砲戰不久，我奉命「舊地重遊」往金門視察，發現我過去所作的一切策畫、設施，都很正確；特別是工

事一項，都發揮了高度效能，派上了好的用場，內心甚以為慰。同時由砲戰中的傷亡情形，發現士官與兵的比率，概為一與一。由此足見其久經戰陣，忠勇負責的士官，仍為戰鬥中的主角。回臺後特向 總統面報，今後對來臺士官，應特加重視。

後來，金門派了一個代表團來臺，向我這離職已近年餘的司令官獻旗，感謝我在金防部任內，對民防所作的有效措施，而保全了民衆難以數計的生命及財產損害。其時我適因公赴臺南，該團復專程趕往，具見其情篤意誠，感慰不已。

在陸軍副總司令任內，因我「對金門砲戰期間，策定部隊作戰支援計畫，與行動密切配合，尤對防衛諸設施，計畫週詳，著有功勳」，奉頒授甲種陸光獎章一座。

在預訓部

四十七年十一月，我奉調為預備部隊訓練司令，該部在臺中干城營房。負有兩大主要任務：一為輪流調訓九個預備師實施教育召集，一為九個新兵訓練中心，實施新兵入伍訓練，預備師與

訓練中心，分佈於北、中、南部。

到任後，先到各預備師巡視，各師僅預一師配賦有裝備，幹部亦較為完整，駐成功嶺基地，担任其他各師的召訓任務。其餘各師，幹部少，且裝備缺如，稱之為不健全的幹部師，亦無不可。駐地與常備師係在同一營區，因交通運輸等，均賴常備師支援。我與各師的營長以上幹部個別晤談，並分別集全體講話，所得到印象是：一般士氣消沉，且有公然發牢騷，表示反感者。究其原因，當與兩種師同一駐地有關，若與常備師相較，則除薪餉相同外，一切均相形見細，自必發生自卑感。我認為問題嚴重，決不可長此下去。經與有關單位，多次協調商討，務使預備師單獨另駐，第一年，總算解決了五個師的駐地問題。其次是伙食太差，乃先從嚴格要求點滴歸公，合理津貼炊事士兵與加強養豬種菜等，積極入手。經過相當時日之後，加以我常不事先通知，即去某師參加聚餐，績效遂能蒸蒸日上。

在教育訓練上，除輪流召訓各級幹部外，指示在訓練上，不必採取與常備師的同樣要求。因為預備師，僅有不足額的幹部，又無裝備；另一方面，各幹部多係久歷戎行，具有相當部隊基礎與經驗，自不能視同新兵。決定採取類似軍官團研究方式，將營的幹部，編成教育連，不分官階職務，在教育時均為研究員。連排班長各級職務，由大家輪流充當，幹部中對某一課目或學術有專長者，請他任指導官或教官，或作專題報告，互相交換知識，於是在輕鬆活潑的氣氛中，提高了學習興趣，充實了生活情調，增進了相互的感

情與應有的學術。

第二年，各師駐地始先後完全獲得解決。另幹部中，有久於預備師者，自感出路渺茫，希望脫離軍職，另謀出路者，我總是盼其鄭重考慮，告以「隔行如隔山」的道理，在社會上求職不易，既無專長，又無特殊機會，千萬不可輕易離退。並特別注意幹部中的優秀份子，盡量向上級推荐，使無遺珠之憾。

對新兵訓練方面，我首先注意新兵入營後的伙食問題。訓練中心的炊事士兵，多為軍中老營混子，揩油舞弊的老手。部隊的鍋粑餛飩水，賣與民家養豬，固早已成為軍中之傳統陋規，又如將鍋粑故意糞厚，與菜販狼狽為奸，真是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。因而發現伙食質既低劣，量又不足，形成了極其嚴重問題。因為入營新兵，均為年富力強的青年，在不斷操勞之餘，飯不果腹，如何叫他們辛勤學習？我一面糾正炊事諸種弊端，一面也說明軍中最辛苦的是炊事人員，起碼比戰鬥兵遲睡早起，明白宣佈可由福利盈餘項下作固定的貼補，但不能矯枉過正。此外更以連為單位，發動伙食比賽，獎優懲劣。這樣說幹就幹，經過兩、三星期後，果然普遍改良。新兵的情緒、體格及學術，已普遍有較好的進步，整個中心的氣氛，亦大為改觀。

其次，是注意到訓練中心的生活環境，如修整道路，清除蕪雜，種植樹木，栽培花草，使營區美化。更重要的是衛生方面，對廚房、廁所、溝渠一些所謂「生活死角」，均作澈底的清理掃除，不許飯廳有蒼蠅，寢室有蚊蟲，俾官兵身心

，日浴於安適和樂的環境之中。

至於新兵訓練方面，依照規定的訓練時間，步兵為×週，砲兵、裝甲兵及陸戰隊等特種兵，則先實施步兵訓練×週，然後，分發各部隊，接受其本兵科訓練。訓練計畫內容，美籍顧問曾照美國新兵教育方式，提供了一個具體計畫，經我研究後未表同意。因為中美國情不同，美國的國民教育程度，先天的體能條件，日常的生活習慣，以至訓練單位的設施裝備，雙方都不能相提並論。

即如最重要的射擊訓練一項，在美顧問的計畫中，僅在第六週後，實施四週，所佔份量，未免太輕。就我數十年練兵的經驗，要在四週之內，使一個新兵成為正常可用的射手，可以說不可能。如非在整個訓練期間，反復實施，絕不能達到最低水準。但美顧問固執己見，無法溝通，不得已，我乃提出：依美顧問及我的計畫，各實施一個梯次，並各確實紀錄成績，再互相對照，而作比較後，以定抉擇。

我的計畫是：最初二週，實施新兵基本訓練；第三週起，即在各項訓練課目的實施中，逐漸加入射擊訓練的基本動作，諸如「射擊姿勢」、「握槍把」、「瞄準」、「扣扳機」等；第五週起，正式配當實彈射擊訓練時間，連續四週；但第九週以後，直到結訓為止，每週仍配當若干複習時間。因我深感，射擊是戰鬥兵最重要的學術之一，亦為新兵訓練所有課目中的中心，必須全心全力作嚴格的要求，使其作「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」的反覆演練，方克有濟。

正式操課之外，我又規定了射擊比賽的辦法，以期提高新兵對射擊的興趣，而獲更大的績效。先以連為單位，由各中心自行比賽。然後集合各訓練中心，由預訓部主持定期比賽，對優異的特等射手，訂定特別獎勵，有人稱之為「心理獎」。緣新兵在訓練期間，週末不放假，僅准家屬來營探視。思親想家，人之常情，我遂本我考查所得的：「老兵要錢花，新兵想回家」之多數心理，而規定：「凡獲特等射手榮銜者，發獎金百元，准予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，到翌日晚點名回營，於是掀起了「一片射擊熱的狂潮。不待督促，都自動勤奮摸索，甚至在放哨或守衛時，亦視為是練習之良機，而不願輕意放過。

新兵射擊的及格標準原很低，依美顧問的訓練計畫，實施後測驗的結果，僅達到百分之七十標準（美軍一般標準達百分之八十五左右）。而按照我的計畫，實施結果，竟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，其中數連，竟有達到百分之百者。顧問堅不相信，我遂邀集台中地區各顧問，由其任選一個中心，任指定一個的連，當場測驗，一切靶場勤務，均由顧問分別自行擔任。結果，不折不扣，竟達到百分之百，這才使顧問心服、口服無話可說，自此，有關新兵訓練的射擊計畫，他們不再堅持成見，而全依我的計畫實施。

訓練中心，只有連排長，沒有班長。原係每梯次入營後，在新兵中挑選體格儀態及教育程度較好者，臨時稍予訓練而代理班長的職務。但「彼新兵也，我亦新兵也」，眾望不服。我乃指示仍照規定選拔，有計畫的先集中訓練，而使充任

下一梯次的教練班長。凡入選者須在中心內，重疊一個梯次，俟次期班長訓練完畢後，再分至各部隊。凡任班長者當然予以優待，視成績升為下士或中士，並對其服式如領臂章、大盤帽等，亦有所區別，以增加其榮譽感。因此，部隊中的士官缺員問題，也就連帶的解決了。

「家家有美女，家家無好媳」。新兵訓練完竣後，分發到三軍部隊的服役情形如何？自為我所關心。我例定每年訪問受補單位。聽取對方部隊長的有關意見。屬我們缺點者，改進之，他們不瞭解者，說明之，藉收集思廣益，訓用合一之效。

此外，聞新兵入營時的體格檢查，不免有弊端。有體格正常者，列為不堪服役；而真正體格有缺陷者，竟可列為合格，而於入營報到，即住進不出錢的醫院，此中鄉里長的微妙，兵役人員的微妙，醫務人員的微妙，皆是不言而喻。我也曾為此等類似弊端下了不少功夫。今天許多人說：「台灣有最公平的兩件事，一是大專學生聯考，一是兵役制度，我應該是建立後者的『無名英雄』之一。」

赴美參大特別班受訓

四十八年十二月，在預訓司令任內，我奉派赴美國參謀大學特別訓練班第三期受訓；該班專為我國高級軍官而設，教育期十六週。每期受訓人數三十人，入校後分編四個研究小組，每組指定組長一人，第一組袁樸將軍，第二組高魁元將軍，第三組是我，第四組羅友倫將軍，平時研究

課程及作業時，由各小組長負責領導。

受訓人員的英文程度，如直接聽講，作業及與教官研究討論問題的能力，多有不濟。在我們赴美前，國防部即派編譯員三十人提前先往，將講義、想定等，譯為中文；課程內容，以研究戰術為主，偏重較高階層的作戰指導，及兵力運用，採取先發想定，應用作業的方式，概與國內參大，及國防大學的課業方式相同。惟想定中敵我雙方，均有原子武器部隊參加作戰之狀況，我在受訓期間的作業盡量保持置身戰場的心情，絕對不猜想校案，完全獨立作業，根據想定狀況，而以實戰的「至當行為」為考慮基礎，因之我的作業，或符合校案，或接近校案，亦有兩次係與校案完全不同者，教官問我時，我依據所顯示的敵我狀況，加以分析研判，而陳述決心處置之理由。教官聆聽後，認為我的答案，較校案為優，頗有讚許之意。學術研究原應保持「追求真理」的精神，尤其是應用戰術，所謂校案也者，不過是教官提出合理的案而已。我對美國教官這種虛懷若谷，並不堅持校案之虛心態度，至為欽佩！受訓中，校方對我們，無論在課業指導上，或生活照顧上，都很週到親切。結訓後，又為安排赴美國各軍事基地參觀，以作進一步的實地的瞭解。

原子狀況下的作戰，對我們是一個新課題。美國擁有優勢原子武器，故以積極性的使用為着眼，在研究中，似乎不很重視如何的有效防護問題。受訓回國後，總統召見垂詢受訓感想時，我曾就此點提出報告，認為：爾後我們與匪作戰

，匪可能已有戰術性原子武器，我們在戰法上如

何對付，是反攻作戰時，應該預為研究的一大課



劉玉章上將（中）任臺灣警備總司令時，介紹日本法務大臣田中伊三與王潔副總司令（右）晤談。

題。亦為急謀解決的問題，總統反問我：「依你之意見呢？」我說：「原子武器，仍有他的限制因素，在目前『匪有我無』的狀況下，積極的對付，我們不可能。消極的，惟有盡量利用他的限制因素，如利用惡劣天候及特殊地形，以及快速的分散，與集合行動，來減少損害，克制敵人；迅速接近至敵人最近距離，保持敵我膠着，使敵無法運用其原子武器的威力」總統囑為繼續多加研究。

天有不測風雨

在美國堪薩斯參大受訓中，我曾遭遇了一次意外的尷尬事，以後想起來，不覺非常可笑，而又有興趣。

我有位朋友張文蔚博士，在聖路易教書，他聞知我在參大受訓，曾專程來校探視，並邀我於週六，到聖路易觀光渡假，為了想瀏覽沿途風光，我決計乘火車前往。經將日期及火車班次，當面預為協定，下午很早到達，他陪我遊覽公園等名勝。第二日與他擱別登機。起飛後，想不到氣候突變，抵達堪薩斯上空時，因風雪交作，不能着陸。

盤旋數匝，仍返聖路易，不料聖路易也無法落地，復改飛芝加哥。我聽到這個消息（此話我尚能聽懂），心中不禁惶惶然。因為我的英文程度，尚不能與人直接交談。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不知將如何以處！機上沒有一個中國人，愈着愈不是味，索性把心一橫，反正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，等到時再說，心情反而安定下來，默默入睡，飛機在芝加哥着陸，旅客紛紛下機，我也盲目的跟着魚貫而行，一面走一面想，這才真正是「天有不測風雲」，安排很好的一個週末旅行，不料出此意外！在無奈中到機場服務台勉強用我能說的英語，再加上手勢表示，請她們為我介紹一位中國人。服務小姐居然會意，馬上翻電話簿，接通後交由我交談。對方是一位女士，國語非常流利。我說：「我是自由中國來的什麼人，現在遭遇了困難，請將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，不得已時，我想請你幫幫忙」，她滿口答應說：「可以，我在家等你的電話」。放下電話後，回頭張望，却意外的發現一位美軍少校軍官，服飾上為同校的學員，我向其招呼，並請協助，他毅然答以願作隨員（這句話我也聽懂了），當時喜出望外並自我暗喜：「你不是隨員而是救星」，我家鄉有句俗話「事到着急時，就有出奇處」，真是一點不差，於是先打電話給那位未見面的熱心女士：「我的困難已解決，不需要麻煩你了，謝謝！」少校遂帶我乘車到航空站招待所，我想到今日不返校，明日未請假，又是一個問題，幸好離校時，隨身攜帶刊有某室某房間號碼的鑰匙，以示少校，他就憑此，替我接通學校電話，我即

囑譯員杭大龍，爲我請假，心才放下了，翌日早餐後偕少校到機場，直等到下午三時，仍以風雲所阻不能飛行。同機旅客不耐，乃商准航空公司，改乘火車，沿途少校對我照顧備至，深爲感激，午夜十二時抵校，次日班上同學關心的，好奇的，風趣的，都來問東問西，我一一縷述一遍，結論是「有驚無險」、「冤哉枉也」，衆報以哄堂大笑。

在美受訓期間，職務由鄧挺鋒副司令代理。接來函，知爾後每年大專學生暑期軍訓，統由預訓部主持其事。我復函，茲事體大，希妥作準備。及我結訓返國，已接近開訓時期，第一期集訓學生近萬人，結果尙稱滿意，其後逐年改進，設備擴增，風雲際會的成功嶺，就在此次打定了良好基礎。受訓的學生們，曾要求我講述作戰經驗，我遂摘要講述了數則，博得了可愛的青年們之歡欣與鼓舞。

上峯以我於預訓司令任內，殫精竭智，勤勞負責，建樹頗多，著有績效，獲頒金甌甲種獎章一座。

軍工協建

四十八年八月七日，台灣中、南部突降豪雨，山洪暴發，造成一次大災難，使一千二百餘平方公里土地，成爲一片汪洋，淹沒農田三萬五千餘公頃，橋崩路陷致不能通車之鐵路，達一萬三千七百餘公里；房屋沖毀四萬九千餘戶，災民達三十萬五千餘人，死傷二千餘人；公私財產損失約達新台幣三十四億二千八百餘萬元，即所謂

「八七水災」。

災情以中部最爲慘重，故災區重建亦以中部爲重點。上級把這個沉重的擔子，交給預訓部，要我來負此責，這不是一項單純軍事性的責任，而是要處處涉及政府機關與民間社會的。我受命之後自感惶恐，當即召集各縣市首長，及有關單位開會，初步交換意見，成立國軍支援災區重建指揮部，由我兼任指揮官。事實上，我尙有很多本職事務，乃意在三位副司令中，擇一替我負責。我內心選擇了副司令王潔中將，因爲他熟悉地方政情，又復處事縝密，勤勞幹練，但這個超本職的任務，我不能和他事前商量，萬一他有所推辭，我反覺棘手。某日，我邀請省府郭祕書長澄璽有關廳處局長，周中峯、馬滌心兩軍長及幾位師長等，來部舉行第一次災區重建會議時，我以主席身份起立致詞，稍作開場白後，即很嚴肅的宣佈：「派王副司令潔，爲災區重建副指揮官，並代本人負責主持其事，現在我與另兩位副司令退席，會議由王副司令主持」。三言兩語，是我平生授權之最乾淨俐落的一次，迨後王副司令笑問我：「如此大事，又如此繁複而從未幹過的事，竟不先予明告，猝然一聲令下，我竟不知如何下手，真急煞人也」。我笑對他說：「這是一次『突襲授命』，因爲我當時瞭解你們幾位副司令的心理，對此項使命，都避之惟恐不及，與誰商量，誰都不會同意，如果是軍事性任務，我指派誰，誰都得去，如今遇到這樣艱鉅、瑣碎、緊急，必須在海邊、河壩、山地、鹽區，到處奔走督工，似軍非軍，既農又工的事，如果事先徵求

你的同意，而你不樂意接受，說出些推辭的話，我又將如何？只好在會議中當衆宣佈，使你無可推却」，大家相顧一笑。

「軍工協建」，在當時是十分急要的一項建設工作。總統指示：「三軍救災，視同作戰，必須自動自發，日以繼夜，去努力不懈的工作」。我切囑王朗如（編者按：王潔將軍字朗如。）要遵循 總統訓示，突破一切困難，本你的良知良能，戮力完成，千萬千萬！及後，乃經常率同有關人員，前往各施工地帶督導，並不斷與有關單位協調，或請求支援。總統暨各級長官軫念災情，亦頻頻蒞臨災區巡視慰問。施工期間，自四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，至四十九年六月底止，歷時八閱月告竣。在此期間，奉命指揮第一、第十軍及第九、十九、二十七、三十四各師的大部，與力行、自強總隊等二十七個營，並海空軍岸勤地勤部隊，及軍團直屬部隊。統計動員兵工四萬六千餘人，工程機械五十三部，卡車二八六輛，淨工六三四萬九千餘人日，使用水泥一萬三千餘公噸，汽油八十餘萬公升，鋼筋四萬六千八百餘公升，採砌石塊一一〇萬立方公尺，土方五六七萬餘立方公尺，完成各種工程四七六項，領支兵工獎金七千餘萬元，施工地區遍及中部九個縣市，儼然是一次大會戰。而其行事的艱困繁雜，則又有倍之者。

（下期續完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